

# 韓國新安沉船米黃開片釉瓷產地再探——相關產品的延伸研究

陸明華

1975年韓國新安海底發現沉船瓷器之事已過去四十多年，大部分打撈瓷器已搞清楚來自何處，但還是有少量器物的燒造窯場至今不明，如打撈的幾件米黃色開片白釉瓷器產地，一直眾說紛紜，或謂福建漳州窯、或曰江西吉州窯。近幾年來，筆者注意到，考古發現和傳世品中有一些與新安沉船米黃色開片瓷器風格相近的器物。通過排比、對照和研究，我認為，新安沉船的這幾件器物，既不是漳州窯燒造，也不是吉州窯產品，它們的產地應是江西景德鎮地區。另外，通過研究，還認識到了過去有多件未肯定產地的器物，也應是景德鎮窯場的產品。

韓國新安海底沉船打撈的中國瓷器，經過幾十年的整理和研究，解決了許多問題，面貌日漸清晰。當然也有的問題沒有解決，如沉船中發現的幾件米黃開片釉瓷器，到底屬於什麼窯場燒造，一直沒有搞清楚。筆者多年來一直在關注這種器物，曾兩次就其相關問題展開討論，在2012年12月浙江省博物館舉辦的「2012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古代瓷器輸出及文化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談了自己的一些認識，其中有一個問題也是探討沉船中米黃色開片白釉瓷器的產地問題，並發表於會議論文集。還有一次是在2013年北京藝術博物館舉辦的「吉州窯陶磁學術研討會」，對這幾件器物的產地問題進行了探討，但筆者只在大會發言中提出，當時的認識比較傾向於吉州窯燒造。2016年以來，

由於一些新資料的出現，有了新的認識，謹就此問題作一探討，也作為對自己學術觀點的修正。同時對一些相關器物進行探索性研究。

韓國新安海底沉船打撈的米黃色開片白釉簋式爐和三足爐是研究者十分熟悉的器物，2012年與沉船其它展品一起被運來中國，在浙江省博物館主辦的「大元帆影——韓國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華暨康津高麗青瓷特展」中展出。另外還有兩件類似風格的開片釉瓷器，也在展覽中出現。

現將沉船打撈米黃釉開片瓷器的基本特徵羅列於後：

一、簋式爐（圖1），釉呈白色，米黃色細開片，洗口，腹略鼓，圈足，腹中間貼塑龍紋，兩側貼環耳。



圖1 元 白磁香爐 新安沉船打撈 取自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編，《新安海底遺物——綜合編》，漢城：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1988，頁459。



圖2 元 白磁鬲形香爐 新安沉船打撈 取自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編，《新安海底遺物——綜合編》，頁459。



圖3 元 白磁小壺 新安沉船打撈 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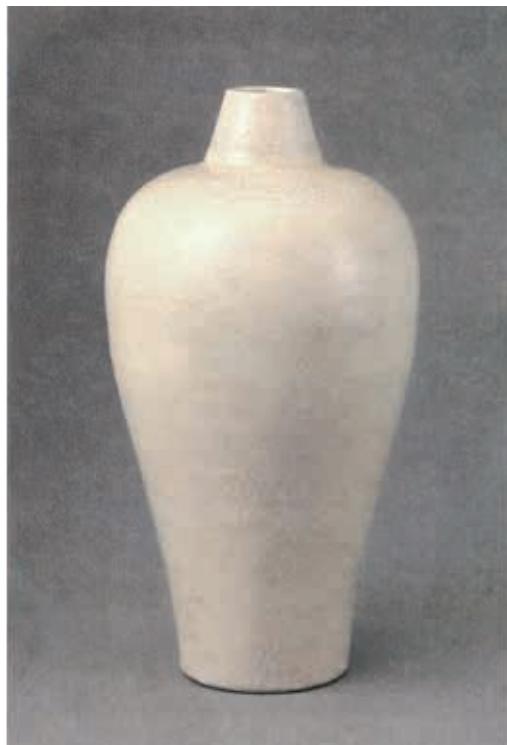


圖4 元 白磁梅瓶 新安沉船打撈 取自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編，《新安海底遺物》，漢城：同安出版社，1983，頁94。



圖5 元 米黃釉開片小口梅瓶 江西永新縣出土 取自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陶瓷全集·10·元（上）》，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圖178。



圖6 元 米黃釉開片洗口瓶 永新窖藏出土 取自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陶瓷全集·10·元（上）》，圖177。

二、三足爐（圖2），釉呈白色，米黃色細開片，洗口，深直頸，淺腹，腹兩側貼環耳；圓形直足，上部稍大，下部稍小。

三、壺（圖3），釉呈白色，米黃色細開片，直口微收，口較大，無頸，長圓形腹，內挖圈足。

四、梅瓶（圖4），釉呈白色，米黃色細開片，失蓋，瓶口沿斜直，上部較小，下部漸次擴大。

除最後一件梅瓶未來中國展出、未明確窯場外，2002年在杭州展出的這三件器物，均被韓國有關方面定為福建漳州窯燒造。這一定名，筆者並不認同，並就此曾在〈新安海底沉船打撈元代瓷器的思考〉一文中提到

過。<sup>1</sup>從目前福建漳州窯的瓷器考古發現情況看，這幾件器物定為漳州窯並不合適，因為，新安沉船打撈物均為元代物品（有的被定為宋代），其時的漳州窯米黃釉開片瓷尚未開始燒造。而且，漳州地區在宋元時主要燒青白瓷，明代漳州窯產品的主要特點是米黃釉細開片，胎多呈土黃色。產地僅見地處華安、南靖兩縣交匯處的東溪窯，其燒造年代上限也較晚。過去有專家認為，漳州窯米黃釉瓷器燒造於明代中期以後，但筆者比較支持在明代隆慶（1567-1672）開海以後的觀點。因此，把新安海底沉船打撈的米黃色開片瓷器定為漳州窯，從年代上看並不符合。當然，筆者也設想過，如果這種瓷器是漳州窯燒



圖7 元 米黃釉開片刻花大瓶 江西省樟樹市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陸明華，〈新安海底沉船打撈元代瓷器的思考〉，收入沈瓊華主編，《2012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古代瓷器輸出及文化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省人民美術出版社、浙江省博物館，2013），頁73。



圖8 「雲麓」款鋪首耳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定瓷雅集——故宮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窯瓷器薈萃》，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307。

造的話，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新安海域有其它沉船的物品混在元代沉船物品一起。這種疑慮的存在也不是一天兩天，但查閱了許多新安沉船瓷器資料、同時對韓國新安海洋文化財研究所等機構進行了參觀考察後，疑慮完全消除。從新安沉船打撈陶瓷器情況看，面貌十分清楚，並無晚至明代的器物。

後來，筆者又把目光轉至江西吉州窯，因為，過去曾有過吉州「碎器窯」燒造那種開片瓷器的說法。1980年，江西永新縣出土了〈米黃釉開片小口梅瓶〉（高18.7公分）和筒形瓶（高12.2公分）（圖5），似乎最貼近這種說法，或可證明當時碎器窯的客觀存在，但發掘者未明確其燒造窯口。後來，

國內出版的書籍中，被定為江西吉州窯的產品。<sup>2</sup>可以認為，在當時被定為吉州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了懷疑這是可能屬於「碎器窯」燒造外，可能還有一個因素，這就是同出的吉州窯花釉圈點紋瓶與這件小口梅瓶形制頗為相似。當然，有一點應肯定，永新出土米黃釉瓶，與新安海底沉船打撈的小口梅瓶風格完全一致，應為同一地區窯場燒造。前些年，此米黃色開片瓶已被認為「應屬江西景德鎮窯燒造」。<sup>3</sup>另外，永新窖藏同出的還有一件米黃釉開片洗口瓶（圖6），應與此梅瓶屬同一窯場產品，這種風格的器物發現較多，有出土物，也有傳世品。

實際上，這種看起來較為特殊的米黃色

開片瓷器不僅僅只是在新安沉船中出現，在一些陶瓷考古中也有發現。另外，也有一些傳世物品。這些器物，從風格特徵上看，既不是吉州窯，也不是漳州窯，難以判斷確切窯場。為進一步說明問題，再將這些器物羅列於後：

- 一、江西樟樹出土米黃釉開片刻花大瓶兩件，1980年代出土，體量很高。上海博物館存有其中一件（圖7），此器已殘。胎呈土黃色，器身滿施米黃色釉，有細碎開片。頸肩部兩側有啣圓環獸面鋪首，器身刻盆景花卉紋，下有高臺足，足底中空。
- 二、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件長頸瓶（圖8），洗口，頸肩部兩側也有啣圓環獸面鋪首，



圖9 | 元 白釉瓶 元大都遺址出土 首都博物館藏 作者攝

器身開片，腹部刻有「雲麓」二字，下有高臺足。曾先後被定為漳州窯和仿定窯器。<sup>4</sup>

- 三、首都博物館陶瓷展廳內有一件元大都遺址出土的白釉瓶（圖9），洗口，長圓腹，頸肩部貼雙獸面環耳，下通體施白釉，器身滿布米黃色細開片，下有三層高臺足，製作頗為精美。（參閱〈北京後英房元代居住遺址〉，《考古》，1972年第6期。）
- 四、筆者2007年在美國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庫內見到一件米黃色開片雙環耳鋪首瓶，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雲麓」長頸瓶風格十分相似，體量也可能較接近，只不過頸部以上已被截去（圖10），頸肩部兩側啣圓環獸面鋪首，白釉略偏黃色、器身開片，下有高臺足，足內凹，無釉，胎較粗。
- 五、2016年，聞知江西景德鎮浮梁縣城區，私人發現有一些與新安海底沉船米黃色開片瓷風格相似的器物，其中兩件最具典型性，一件是直筒型三足爐，釉呈黃白色，通體有米黃色細開片，撇口有沿，腹身有三道凸旋痕。另一件為洗口三足爐，黃白色釉，通體米黃色細開片，深直頸，淺腹；三足均已殘缺。腹部兩邊各有一個貼塑圓環。還有幾塊碎片，有獸面貼塑鋪首、殘爐和爐足等。獸面鋪首與故宮博物院、波士頓美術館等收藏大瓶肩部鋪首風格相近，爐足中空成管狀，新安沉船爐的足部亦為中空管狀。

這些器物據認為發現於景德鎮附近的浮梁縣原縣衙舊址附近，引起了筆者的關注，經過仔細思考，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作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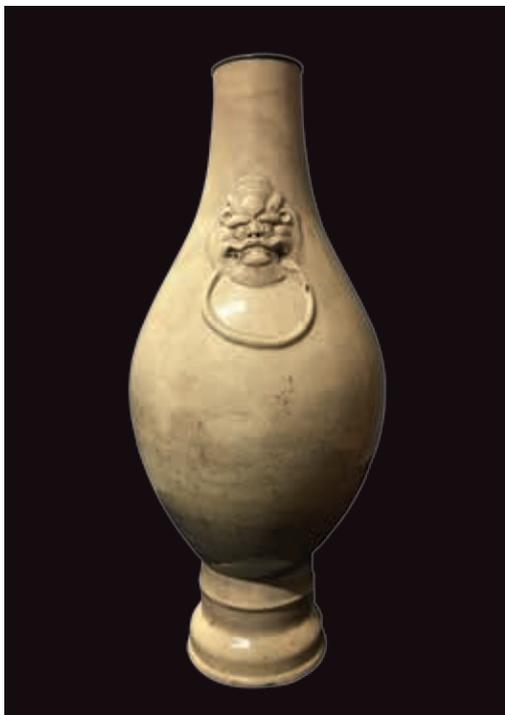


圖10 米黃色開片雙環耳鋪首瓶、底部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提供



圖11 元 盤口瓶、底部 湖田窯址出土 作者提供

個宋元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青白瓷產地，是瓷器輸出地，不是一個需要從外地引進瓷器的地區，這裡出土這種瓷器意味著什麼？

對這種出土物，我們還可從另外的角度理解，在許多地區的窯場，曾發現不是本地

區燒造的殘破器物，這可以理解是有人用以燒造參考或是從外地隨意帶過來的。我認為，這種瓷器在浮梁發現，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客觀原因。但是，在我們的印象中，宋元時期景德鎮燒造的主要是青白瓷，還有元

代燒造卵白釉樞府瓷。這些器物，較難直接同景德鎮青白瓷和卵白釉瓷聯繫起來。

2017年4月，筆者參與籌備展覽，前往江西景德鎮聯繫挑選展品事宜，工作之餘對落馬橋、湖田窯窯址進行了考察學習。在湖田觀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鎮民窯博物館發掘的湖田窯址新出土瓷片標本時，意外發現有幾件帶米黃色開片的青白釉瓷標本，這種瓷器標本，經過復原，居然與新安沉船米黃色開片瓷器是那麼的相似！

這是兩件帶米黃色開片的器物，第一件是盤口瓶（圖11），第二件是三足爐。現分類予以敘述：

一、盤口瓶：米黃釉，開片，長圓腹，肩部有兩個鋪首，下有高足，足中部有凸線紋兩周，底部露胎無釉，胎淺白色，大部泛黃色，胎體表面可見較多黑色斑塊和斑點，似黑彩，但此器器表沒有任何彩繪。

這一件器物，與江西樟樹出土的兩件米黃釉開片瓶、北京故宮博物院「雲麓」款盤口高足瓶、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同類型瓶雖然在高度上看不一致，形制略有差異，但肩腹部均貼塑獸面鋪首雙環耳，下部均有高臺足。樟樹出土瓶和波士頓收藏瓶，有一個相同的問題，口部都有殘缺。而北京故宮博物院這一件器物，口沿包鑲銅扣，從目前所見情況看，似也是口沿受損後包口的，這種瓶的口沿，均為洗口，此瓶感覺是磨去口沿部分再進行包鑲的。

可以認為，這幾件瓷器均為江西景德鎮燒造，是否湖田窯的產品尚難肯定。這幾件器物，除了高度與湖田窯出土瓶不同外，其餘基本上都一致，器物肩部的鋪首也大同小

異，器物下部的高足更是同樣的高臺製作風格。

與此瓶風格最接近的是首都博物館出土於北京後英房遺址的那件米黃色開片瓶，洗口、貼塑獸面雙環耳和高臺足，均十分相似，釉色滋潤，製作工整。很顯然是來自同一地區的產品。

筆者查閱了湖田窯相關的考古發掘報告，但沒有發現風格與之相似的器物，當然以往出土米黃色開片的瓷器碎片還是較多的，但這不能說明太多問題。這次觀看湖田窯新出土器物標本，發現這種器物，有些出乎意外。通過對相關器物形制、釉色等特徵的對比，我認為，這種器物的燒造地，可毫無疑問的證明是江西景德鎮。

當然，對這種器物的燒造時代也可以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判斷，江西樟樹出土、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波士頓博物館收藏器物的共同特徵是明顯的，湖田出土的那種洗口鋪首瓶與這些器物的多方面特徵也是相符的。那麼，如何判斷其準確的燒造年代？

可以認為，湖田窯出土的這種洗口鋪首瓶，是略早於明初的產品，是明代那種洗口瓶的早期形式。

過去，我對上海博物館的一件〈白釉洗口鋪首瓶〉（高74.8公分）（圖12）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米黃釉洗口鋪首瓶（高70公分）和波士頓美術館同類殘瓶，在造型上的相似頗感困惑，百思不得其解，因為前者是精美細潔的白釉產品，釉色白中泛青，無開片。後二者都是較為疏鬆的米黃色開片釉瓷器，從底部看，三件器物製作工藝看不出太大區別，只是上海博物館這一件底下有一小孔。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相似風格？自己以前的



圖12 白釉洗口鋪首瓶、底部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陸明華，《明代官窯瓷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95。



圖14 元 青白釉洗口鋪首長頸殘瓶、底部 江西吉州窯出土 取自張文江，《吉州窯遺址出土的青白瓷》，福建：將樂窯暨南方地區宋元青白瓷學術研討會，2017年9月22日至25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張文江研究員提供

推測是，後者仿造了前者的造型，而且，有可能是漳州窯產品對景德鎮名品的仿製。但現在看來應重新認識，上海博物館這一件白釉洗口鋪首瓶一直被定為是明代永樂景德鎮官窯甜白釉產品，筆者在編寫上海博物館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窯瓷器》一書時，採納了前人的定性，把此瓶定為永樂時期產品予以收錄。當時認為，景德鎮明代御器廠也出土過白釉洗口雙系鋪首瓶，與上海博物館這一件瓶風格看起來大同小異（圖13），均為洗口、附雙系鋪首，下有高臺足。另外，在此前稍早或同一時期，景德鎮也燒造這種不同工藝品種的器物，如景德鎮明代御器廠也出土有永樂元年（1403）和永樂四年（1406）款的釉裡紅洗口瓶殘片，這些或也可看作是當地這種洗口瓶有相同繼承風格產品。但現在看來，上海博物館這件器物的造型更接近於前面提到的那幾件米黃色開片長頸瓶風格，而與景德鎮永樂御器廠出土器物風格相差較大，因此，筆者改變了以前的認識，認為此



圖13 明 景德鎮 白釉洗口雙系鋪首瓶 景德鎮明代御器廠出土 取自炎黃藝術館編、梁穗主編，《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9月，頁145。

器的燒造年代或可能早於明代，可能接近於湖田窯出土米黃色開片釉瓶的燒造時代。

在近期的江西吉州窯最新考古發掘工作中，出土了一件重要的青白釉洗口鋪首長頸殘瓶（圖 14），此瓶的出土使筆者感到突然，此瓶雖然為發掘碎片黏接，但釉色青白，看起來燒造品質相對較高。瓷器出土於吉州窯窯場，完全可以理解為吉州窯產品。但從風格看我認為更接近於景德鎮產品，經與上海博物館所藏洗口鋪首長頸瓶比較，兩者風格一致，鋪首雙環耳貼塑工藝也相同，下部的高臺足也完全一樣。可以認為是同一窯場同一時代燒造的產品。因此，我認為。這兩件器物都出自元代景德鎮窯場。上海博物館這一件器物，是元代景德鎮青白瓷的精美之作。吉州窯出土的這一件殘瓶，不是當地燒造，而是元代景德鎮的產品。2017 年 9 月，在福建將樂舉辦的「將樂窯暨南方地區宋元青白瓷學術研討會」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張文江研究員介紹了吉州窯的考古收穫，也例舉了不少窯址出土的產品，所列出土物中也介紹了這件器物。會後我向他進行了諮詢



圖 15 | 元 三足爐 湖田窯址出土 作者提供

交流，想不到他也有同樣的認識：此瓶不一定是吉州窯產品，屬景德鎮燒造的可能性更大，因為產品的整體特徵與吉州窯產品有較大差異，而與景德鎮產品風格十分接近。

總而言之，上述這些超長規格的米黃色開片釉瓶和青白釉長頸瓶，均應為景德鎮窯場燒造。

二、三足爐（圖 15）：這種樣式的產品，不屬於常見之作，在景德鎮瓷器中所見也不多。此爐通體施米黃釉，器身密佈細小開片。收口，口部較小，腹身如鼓，口肩部及下部各有乳釘痕一周，乳釘上塗繪黑彩，腹兩側有環形鋪首。下有三足，足較扁，似魚鱗。這一件器物的出現，使人聯想到新安沉船的那兩件香爐，此爐腹部兩邊各有一個貼塑圓環，新安沉船打撈的兩件香爐也有這種貼塑圓環，兩種裝飾方法完全一致。可以認為，這應是出於同一瓷窯產品的共同特徵，這兩類器物，應是同樣的產品。當然，湖田窯的這件圓腹三足爐，上下還有兩周褐彩乳釘，新安沉船和其它同類器上沒有這種帶褐彩乳釘的器物，但有一些帶褐彩的人物塑像和器物。看來，湖田窯這類褐彩的器物燒造年代，距離新安沉船打撈的褐彩器不會太遠。

據記載：

碎器窯，南宋時所燒者，本吉安之廬邑永和鎮。另一種窯土粗堅，體厚質重。亦具米色粉青樣。用滑石配釉，走紋如塊碎，以低墨土赭塗薰既成之器，然後揩淨，遂隱含紅黑紋痕，冰碎可觀。亦有碎紋素地加青花者。《唐氏肆考》雲：吉州宋末有碎器窯亦佳，



圖16 元 卵白釉殘觚 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編，《景德鎮出土五代至清初瓷展》，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2，圖128。



圖17 宋 青白釉八棱雙耳三足爐 四川遂寧金魚村窖藏遺址出土 取自李偉綱、何瀛中主編，《宋瓷精粹——金魚村窖藏》，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1，頁82。

今世俗訛呼哥窯，其實假哥窯，雖有碎紋，不同魚子，且不能得鐵足。若鐵足則不能有聲，惟仍呼碎器為稱。案所謂紫口鐵足，今鎮陶多多可偽，設即使魚子紋，亦不必定屬汝哥類，凡圓琢小件，皆有精仿者矣。<sup>5</sup>

清人的記載，把這種帶有開片的瓷器燒造窯場亦即碎器窯指向江西吉州窯。過去，由於少量出土開片米黃釉產品被認為是吉州窯燒造，因此，這些記載，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但現在看來，清人可能並不十分瞭解這種瓷器，籠統稱其為吉州窯燒造，只是一種猜測。現在把這些記載描述到景德鎮湖田



圖18 宋 青白釉觚 四川彭州天彭鎮窖藏出土 四川彭州市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四川彭州市博物館展廳



圖19 元 開片花觚 重慶三峽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陶瓷全集·10·元（上）》，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頁55。



圖20 元 米黃釉花觚 浙江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周鑾書主編，《中國歷代景德鎮瓷器·五代宋元卷》，北京：天下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中國攝影出版社，1998，頁117。



圖21 元 青白釉鋪首長頸瓶 江西省博物館藏 取自周鑾書主編，《中國歷代景德鎮瓷器·五代宋元卷》，頁230。



圖22 元 卵白釉鋪首帶座瓶 九江市博物館收藏 取自周鑾書主編，《中國歷代景德鎮瓷器·五代宋元卷》，頁266。

窯燒造這種米黃釉，倒也頗為相宜。

實際上，我們過去一直不注意，在景德鎮青白瓷和卵白釉瓷中，有少量局部風格與新安沉船相似的器物，早已發表的景德鎮出土物中就有這樣的製品，1992年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的展覽中，有一件〈卵白釉殘觚〉（圖16），敞口、方腹、大足，方腹有出戟，兩側貼有雙環，此器1981年出土於景德鎮落馬橋元代擾亂層中。<sup>6</sup>在四川遂寧金魚村窖藏遺址也出土有一件〈青白釉八棱雙耳三足爐〉（圖17），高14.7，口徑9.5公分。器呈八棱形，八棱外翻口，上有方耳一對，鼓腹，下承三獸足。底中心一周露胎。<sup>7</sup>值得注意的是，腹部貼塑有一對雙環，與新安沉船出土香爐的雙環耳相似。由於這兩件器物釉色為典型青白釉和卵白釉，很容易使我們忽視。當然，不同釉色的產品，在某些方面特徵相似十分正常。這兩件器物，

是明確的景德鎮燒造產品，與新安沉船打撈的兩件香爐一樣，腹部都貼有雙環耳。

這種兩側貼環耳的器物，在出土和傳世品中也已找到多件，如1990年四川彭州天彭鎮窖藏出土有一件〈青白釉觚〉（圖18），重慶三峽博物館收藏有一件〈開片花觚〉（圖19），通體施米黃釉，有細小開片，口、足均為喇叭形，中間為淺直腹，腹部兩側有貼塑環耳。浙江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也有一件類似的〈米黃釉花觚〉。（圖20）另外，江西省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元代〈青白釉鋪首長頸瓶〉（圖21）、九江市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卵白釉鋪首帶座瓶〉（圖22），也均有這種雙環。

還有，江西樟樹曾出土了多件青白瓷，有香爐、瓶等器物，其中一件〈白釉雙耳香爐〉（圖23）1980年在當地出土，器身開滿細碎紋片，形制與浮梁發現的三足爐風格相



圖23 元 白釉雙耳香爐 江西省樟樹市出土 取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4·江西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119。

似，淺鼓腹，有上大下小三個空足。這種風格，與我們前面敘述的新安海底米黃色開片白釉瓷器的特徵是相符的。不過，此器沒有貼塑圓環裝飾。目前，筆者尚不清楚此器是否與上博收藏的同樣來自於樟樹的米黃色開片殘瓶同時出土，假如是同時出土的器物，那麼，這件「應屬江西景德鎮窯燒造」<sup>8</sup>的器物，與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這一件殘瓶來自於同一燒造窯場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

以新安海底沉船的米黃釉開片瓷器，對照景德鎮湖田窯和樟樹出土殘器，以及重慶

三峽博物館還有浮梁等發現的同類型器物 and 標本，再比較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波士頓美術館的傳世品及其它列舉的器物，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方面內容：

一、元代景德鎮在燒造青白瓷、卵白釉瓷的同時，也燒造這種帶米黃色的開片瓷器。新安海底沉船中的這幾件米黃（或米白色）釉瓷器應就是當地燒造的產品。由於迄今為止只發現了少量產品，因此難以推測這種瓷器的燒造量。不過可以理解的是，這種器物最初是在燒造中自然



圖24 宋 龍泉青瓷香爐 遂甯窖藏出土 取自李偉綱、何瀛中主編，《宋瓷精粹——金魚村窖藏》，頁82。

形成的，後來可能變成了一個有特點的品種。這種青白釉或是卵白釉產品，在燒造過程中窯內氣氛的變化造成器表釉色發生了變化，形成了一種米黃釉開片或白釉米黃色開片。當然，由於目前已發現一部分這種米黃色開片的器物，可能不能僅僅從窯內燒造氣氛原因來解釋了。當然，這種不具有普遍性風格的景德鎮窯場產品，與眾不同的出現在新安沉船打撈物中，很自然的使我們不認識其本來面目。

二、仔細對比，宋元時代景德鎮瓷器的裝飾特徵還是較為明顯。在青白瓷中就有類似的器物，如四川遂寧金魚村窖藏出土青白釉八棱形爐和景德鎮出土卵白釉尊，腹部都有兩個貼塑圓環，是十分典型的景德鎮青白釉和卵白釉產品，器腹的貼

塑圓環，與新安沉船香爐的貼塑圓環相似。另外，在龍泉窯瓷器中，也有這種器腹貼塑圓環的做法，遂甯窖藏出土龍泉青瓷中就有這樣的香爐（圖24），龍泉大窯遺址也出土有不少相似的碎片。說明在南宋晚期至元代，龍泉窯也流行燒造這種裝飾的瓷器產品，只不過釉色是典型的龍泉粉青釉，與青白釉、米黃色開片釉不同。看來，兩者有仿燒與被仿燒的關係。

從間接角度看，景德鎮明初那種形體瘦長的白釉貼塑鋪首洗口瓶，是沿襲元代景德鎮青白瓷形制風格燒造的產品。上海博物館所藏元代青白釉瓶與此類明初產品有明顯的承繼關係。樟樹出土和北京故宮博物院、波士頓美術館收藏的這些長頸洗口瓶，同樣是早於這些器物的相同風格產品。由於這些器物均為米黃色開片釉，長期使我們處於一種模糊的狀態之中，分不清其產地。而這種元代產品，其重要元素可能來自於宋代河北的定窯（當然，這種定窯器最終應是仿青銅器製成），北京故宮博物院、波士頓美術館收藏的這種長頸洗口瓶，與傳世收藏的一件定窯〈白瓷鋪首龍耳方壺〉的貼塑鋪首十分相似，因此，北京故宮博物院後來把這件「雲麓」款洗口長頸瓶看成仿定器的做法應是正確的，至少認識到在裝飾方面借鑒了定窯的風格。<sup>9</sup>可以認為，通過對器物造型和裝飾等特徵的研究，我們找到了與之相同的器物，肯定其燒造產地，也可以追溯其風格的源流。這種洗口瓶，應該就是這樣的一個流行過程。

三、前面列舉的部分米黃色開片釉瓷器，大部分為景德鎮燒造，當然，不排除個別器物為其它窯場燒造。但景德鎮湖田窯發現的與這種新安海底沉船風格相同的瓷器產品，是確切證明這種開片瓷器燒造於景德鎮的最重要證據。因此可以肯定，新安沉船的這種開片瓷器，是與景德鎮青白釉瓷器同時燒造的，而且，很可能與不少新安海底打撈的青白瓷器物是同一窯場的產品。因為，湖田窯新出土的瓷片堆積中，絕大多數是青白瓷，這種米黃色開片釉產品只是個別的出現。當然從相關報告及以往的窯址相關出土物看，此類帶米黃色開片的標本有一定的數量<sup>10</sup>，但與本文涉及的研究物件之產品特徵無法直接聯繫，因此很難對其作全面的評估和總結。

綜上所述，韓國新安海底沉船中的這幾件米黃色開片瓷器，應是景德鎮地區瓷窯燒造，但其燒造區域還需要更多的實物資料證明，雖然落馬橋出土卵白釉殘尊可以證明該窯場也燒造這種風格的器物，但目前還未見到這種米黃色開片釉的同類器物，近年來新出土的標本中也未見到，因此，目前只能證明是同一地區窯址產品在裝飾方面的雷同。據認為，景德鎮有燒造這種米黃色開片釉瓷器的主要區域，但目前未經過深入調查和考察，也無考古發掘資料證明。不過，湖田是明確發現這種器物的區域，因此，至少目前可以認為湖田窯是燒造這種米黃色開片瓷的主要窯場。<sup>11</sup>

作者為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 註釋

1. 陸明華，〈新安海底沉船打撈元代瓷器的思考〉，收入沈瓊華主編，《2012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古代瓷器輸出及文化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省人民美術出版社、浙江省博物館，2013），頁73。
2. 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陶瓷全集·10·元（上）》（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頁177、178。
3.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4·江西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120。
4. 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香港：紫禁城、兩木出版社，1993），頁22，圖32；故宮博物院編，《定瓷雅集——故宮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窯瓷器薈萃》（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
5. （清）藍浦，《景德鎮陶錄》，收入黃賓虹、鄧實，《美術叢書》（河北：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冊2，卷6，〈鎮仿古窯考〉，頁1154。
6.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編，《景德鎮出土五代至清初瓷展》（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2），頁128。
7. 李偉綱、何瀛中主編，《宋瓷精粹——金魚村窖藏》（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1），頁82。
8.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4·江西卷》，頁119。
9. 故宮博物院編，《定瓷雅集——故宮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窯瓷器薈萃》，頁307。
10.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民窯博物館編著，《景德鎮湖田窯址——1988～1999年考古發掘報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1. 本文對景德鎮湖田窯窯址出土的兩件殘器圖片的使用，得到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徐長青院長的支持。吉州窯窯址出土的長頸殘瓶圖片的使用，得到了張文江研究員的支持，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所藏的一件米黃色開片釉瓷瓶的圖片，得到了該館的積極提供，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感謝！